

MEMORY, SORROW AND THORN

回忆、悲伤 与荆棘

卷三

天使塔 [下]

命运轨道扭转时
时间迷雾欲清除
前浪若思推后浪
三剑务须再现身

TO
GREEN ANGEL
TOWER

MEMORY, SORROW AND THORN

[美] 泰德·威廉姆斯/著 项 铮/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Memory, Sorrow and Thorn

回忆、悲伤 与荆棘

卷三

天使塔 [下]

[美] 泰德·威廉姆斯 著
项 镞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TO GREEN ANGEL TOWER:BOOK THREE OF MEMORY,SORROW AND THORN

BY TAD WILLIAMS

Copyright ©1990 by Tad William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ooks Crossing Borders,Inc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INC.,LABUAN,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8)第17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塔.下 / (美)泰德·威廉姆斯著;项铨译. —重庆:
重庆出版社,2019.1

(回忆,悲伤与荆棘)

ISBN 978-7-229-13810-3

I. ①天… II. ①泰… ②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81404号

回忆,悲伤与荆棘

天使塔(下)

HUIYI BEISHANG YU JINGJI

TIANSI TA (XIA)

[美]泰德·威廉姆斯 著 项铨 译

联合统筹: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邹禾 唐弋滔

特约编辑:邹运旗

责任校对:刘小燕

装帧设计: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图案设计:罗炬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E-MAIL: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:24.375 字数:636千

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3810-3

定价:9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版序



出发吧，进入时间那雾气蒙蒙的长廊，开启蠢驴西蒙的故事——虽然事实上，你更像掉进了兔子洞。一切都是那么久远，那么奇异！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。

《回忆，悲伤与荆棘》是第一套我创作之前就知道一定会出版的小说。它甚至还有个（也是唯一一个）被推翻的开头。这不是故事的问题，而是风格的原因。我的出版商贝丝·魏赫姆和希拉·吉尔伯特读了最开始的一百页，说“感觉太僵硬了”。他们说得对。一开始，我觉得史诗奇幻就该贴近托尔金的风格，结果却掩盖了自己的文风。（我指的主要是描述性文字——我并没有让西蒙使用“汝”啊“吾”啊之类的用词。）

我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批评有多中肯。我很想把这套书和这个故事写出来，部分原因就是，我不太喜欢那些只会照搬托尔金的小说。（猜猜怎么着——直到今天，这类书还在源源不断地产出呢！）为什么我要跟其他人做一样的事呢？虽然开头那几章还是比较接近最初的风格，但那并非托尔金的影响，更多的则来自邓萨尼勋爵和马温·皮克——这两位同样也是重量级人物。很快，我又找到了更自然也更个人化的方式，为读者们继续讲述这个故事。

经常有人问：“你们这些奇幻作者，写书怎么总那么长？”其实，刚开始写《回忆，悲伤与荆棘》时，我觉得只要一本的篇幅就足够了，真的，就像我的第一本书《逐尾者之歌》那样。我的创作灵感完全出自一颗好奇心：一位“伟大”的国王，比如亚瑟王或查理曼

大帝，他们逝世之后会发生什么呢？于是我寄给出版商一份提纲（当时只有大致的故事线），叫做“圣王约翰之子”。他们看完之后指出：“泰德，也许你该考虑一下，只写一本好像不够啊。因为你光提纲就写了一百二十五页！很多地方还加了这么一句：‘然后会有其他事情发生，只是现在还没想好。’”

他们又说对了——只用一本书根本讲不完这个故事。（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该掐死那颗好奇心，那我们现在也就不需要坐在这里，分享这短暂的闲眠了。）

啊，是的，这套书吞噬了我的人生。这就是我对它的全部感受。当然，总体来说，最后一部尤其如此——一本一千一百多页的精装书，平装则被拆成了上下两本。你们看到这里，大概也能猜到具体是什么问题了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我刚动笔时还没有这些麻烦。但我创作第一部，也就是《龙骨椅》期间，我就发现提纲上的内容已远远不够，发现奥斯坦·亚德的历史几乎是在自行增长，变得越来越厚重、越来越复杂，同时，有些灵感也在迸发，将我曾经玩味过的点子也都交织了进来。我增加了修士柯扎哈、女智者葛萝伊这类角色，本来他们只是些有趣的龙套，但戏份结束后仍不肯离场，最后甚至影响了剧情的走向，其残酷的命运也让整个故事显得更加完备。写完这一本，我似乎才真正掌握了整个故事，更重要的是，掌握了这到底是个什么类型的故事：人应该学会如何在世界上自处，不光要培养一般意义上的常识，还要学会如何思考，如何独立，如何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成年人，如何为了重要的事物抗争，自身又不因抗争而变质。（顺便说一句，我写这篇序言是在2004年美国大选之前，随着伊拉克战争、恐怖分子，以及如何应对国内大事等问题浮上水面，这类话题也这就显得无比重要了。）

等到创作第二部《诀别石》时，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风格。那本书里的元素跟我曾经撰写过的文字一样美好——不是因为点子高明

或文字精妙，而是因为，我能更贴切地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了。对我来说，西蒙与希瑟一同生活、一同经历的那段时光，是我写过的最愉快的文字之一。部分原因是我可以从凡人的角度出发，展现希瑟妙不可言的、类似禅宗的文化，但又不至于写得过于深奥，或只是拙劣地模仿别人。

但在这长长的故事越来越鲜活真实，给了我很多快乐（当然，也有辛苦）的同时，我的人生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。我完成《诀别石》初稿，大概是在80年代末，这时我的婚姻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。事情开始改变，但就连我自己都猜不到，我的人生会出现多大的变化。

另一个没能预料的麻烦则是故事本身。我在《诀别石》的结尾，将角色和情节铺得太开，再要像之前保证过的那样，在最后一部里将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，就变得十分困难。但我这人比较顽固，既然我说过这将是一套三部曲，那它必须是三部曲——虽然这一来，书本装订行业的人可能会骂我——于是，可怕的、超长的、名为《天使塔》的第三部便开始了成长。

当然，人生不会放任我专心写完这部超长的、复杂的长篇小说——那样实在太轻松了。一场伴随着混乱、焦虑、财产分割、协商、重新划分等问题（我终于要痛苦地面对它们了）的离婚案开始了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搬到了英国。我放弃的不光是日常生活的日常组成部分，还有我的住处、我的大部分物品，甚至，我的国家。

我个人觉得，可以这么说，在最后一部的故事里，主角西蒙经历的大部分可怕的事件，我自己也都亲身经历了一遍。甚至之前提过的，最初我在“圣王约翰之子”的提纲里为主角设计的命运，以及他将如何被命运改变，这些事情也都在我身上统统发生了一次，而且过程一点都不愉快。我经常想，如果我当时生活得更快乐一些，那么西蒙的境遇会不会也能更好一点呢？

不管怎么说，错乱的生活和环境，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，这也给我完成非常、非常长的最后一卷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当我完成《天使塔》的初稿时，它就像沙滩男孩的《微笑》或哈兰·埃里森的《危险终愿》，比起其他方面，我们谈论的更多是它的纰漏。我想，前前后后加起来，最后这本书花了我三年半时间，甚至更长。过程并不有趣，但最终结束时，书的完成质量相当好，我至今仍为它感到自豪。我很惊讶，在那样错乱的情况下，最后还能将它完成，光凭这一点，它就已经是本非常了不起（我认为，这么说并不会失谦逊）的书了。

如今身在一个不同的时段，再书写这篇序言时，我只能试着回想那些遥远的过往。我很高兴地说，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故事，至少那些痛苦的章节绝不轻松。现在我又幸福地再婚了，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（还是四只不懂感激、举止粗野的宠物的护卫）。我又回到了加利福尼亚，周围有山、有林。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，是西蒙、米蕊莱、宾拿比克、吉吕岐、亚纪都，以及其他所有人。他们就像真实存在过一样，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我发现，他们同样也成了许多读者生命的一部分，这一点实在让我受宠若惊。

如果你是第一次同他们相遇，我希望这会是一场幸运的相逢，希望他们的悲伤和欢乐也能让你有所触动。如果同我一样，对你来说，他们也算是老朋友了，那我会非常感激你再次看望他们，以及他们的作者，又一次踏上如此漫长的旅程。

毕竟我们已经共同走过了很长的路，不是吗？

泰德·威廉姆斯

2004年10月28日

于加利福尼亚，伍德赛德

《龙骨椅》前情提要



无数世代以来，海霍特都曾属于不朽的希瑟，但在凡人强攻之下，希瑟逃离了城堡。在这最伟大的堡垒中，凡人开始了对奥斯坦·亚德全境的漫长统治。圣王约翰，凡人国度的至高王，是海霍特最近的主人。他戎马一生，战功卓著，荣耀等身。他坐守在骷髅王座——龙骨椅——上，带给凡人数十年的和平。

西蒙，笨拙的十四岁男孩，海霍特的厨房小鬼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全靠城堡女佣及严厉的女总管怒龙瑞秋将其抚养长大。只要西蒙能扔下厨房的活儿，他便会偷偷溜进怪学者莫吉纳医师那乱糟糟的工作间玩耍。后来，老人将西蒙收为学徒，令年轻人喜出望外，结果他发现，莫吉纳更喜欢教他读书写字，而非摆弄魔法。

不久，老王约翰驾崩，他的长子埃利加登上宝座。埃利加的弟弟叫约书亚，他性情阴沉，因少了右手而被世人称为“断手”。兄弟俩曾发生激烈的争执，起因则是埃利加宠信的参事、声名狼藉的牧师派拉兹。两位王子的不和，给海霍特城堡乃至全国都笼上一层不祥的阴影。

埃利加统治初期，形势一片利好，但一场干旱很快降下，又有瘟疫袭击了奥斯坦·亚德各大领地。随之，法外之徒开始横行；与世隔绝的村庄里，村民不见踪影；世间秩序日益崩坏，臣民对国王的统治渐渐失去信心。而这一切，埃利加及其亲信似乎全然不放在心上。就在不满的声浪席卷整个王国之际，埃利加的弟弟约书亚突然神秘失踪——有人说，他正在策划谋反。

埃利加治国不力，引起许多重臣不满。其中包括瑞摩加公爵艾奎

纳，以及西方王国赫尼斯第的使者艾欧莱尔伯爵。就连埃利加国王的亲生女儿米蕊莱公主也开始心神不安，她尤其担心父王的宠臣、红袍牧师派拉兹。

与此同时，西蒙还在莫吉纳身边得过且过。尽管西蒙像个天生的蠢驴，医师又拒绝教他任何类似魔法的技艺，但两人还是成了挚友。这一天，西蒙在海霍特迷宫般的复杂路径里穿行，无意间发现了一条秘密通道，还差点儿被派拉兹抓住。他躲开牧师，钻进一个隐秘的地下监牢，结果发现了约书亚。原来是派拉兹囚禁了王子，还打算用他进行一场可怕的仪式。西蒙找到莫吉纳医师，二人救出约书亚，将他带到医师的工作间。约书亚重获自由后，经由古堡下的地道逃出了海霍特。随后，莫吉纳马上写信，让鸟儿将这一消息传递给他神秘的朋友们。这时，派拉兹带着国王的卫兵前来捉拿医师和西蒙。在与派拉兹的战斗中，莫吉纳一命呜呼，但他的牺牲使西蒙也得以从地道逃脱。

西蒙在半疯半醒的状态下，一路穿过城堡地底漆黑的通道，这里甚至与古代希瑟的宫殿废墟相连。他在镇墙外的墓园爬上地面，随即被篝火的亮光吸引，目睹了诡异的一幕：派拉兹和国王埃利加与一群黑袍白脸的生物进行了交易。白脸生物送给埃利加一柄古怪的灰剑，剑名悲伤，充满令人不安的魔力。西蒙赶紧逃走。

西蒙在阿德席特大森林边缘的野地流浪，日子极其悲惨。几周后，他筋疲力尽，几乎饿死，而这儿离他的目的地——约书亚在北边的城堡奈格利蒙——还远着呢。西蒙看到一间林中小屋，想去讨点吃的，结果发现一个怪人——传说中的希瑟——被困在陷阱里。这个种族本应生活在神话中，至少消亡已久。这时小屋的主人回来了，想要杀掉无助的希瑟，却被西蒙打倒。希瑟挣出陷阱，重获自由，立刻逃出很远，然后回头朝西蒙射出一支白翎箭，随即消失。有个声音提醒西蒙：一定要保管好白翎箭，因为这是希瑟的赠礼。

声音的主人是个矮怪，名叫宾拿比克，骑着一匹大灰狼。他告诉西蒙，自己是个过路人，但可以陪着男孩去奈格利蒙。前往奈格利蒙的旅途中，西蒙与宾拿比克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：他们发现自己成了国王及其参事正在追捕的逃犯，而他们面临的威胁远远不止于此。他们被一群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白色猎狗盯上了，猎狗身上有风暴之矛的标志，那是一座位于极北之地的邪恶大山。他们在猎狗口中救下一对旅人，四人走投无路，最终逃到葛萝伊的森林小屋避难。葛萝伊是个言谈率直的女人，据说还是个女巫。她与几人达成共识：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古代的北鬼——与希瑟分道扬镳的同族——如今也卷入了圣王约翰的王国纷争。

在凡人与异族的追击下，他们继续赶往奈格利蒙。宾拿比克中了一箭，西蒙与他们救下的旅人之一——一个小女仆——必须奋力穿越大森林。他们又遭到一只长毛巨人的袭击，幸好约书亚的狩猎队及时出现，救下了他们。

王子将他们带进奈格利蒙。在城堡里，宾拿比克的箭伤得到医治，但西蒙发现他们又卷入了一个可怕的漩涡。埃利加也要来了，他要率兵攻打约书亚的城堡。而西蒙的女仆同伴正是乔装改扮的米蕊莱公主。她从埃利加身边逃走了，因为她担心，在派拉兹的蛊惑下，她的父王已经疯了。来自整个北方及其他地区的难民全都涌进奈格利蒙，他们最后的守护者约书亚将与疯王正面决战。

王子与幕僚们正在商讨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，这时，一位名叫亚拿嘉的瑞摩加老人出现在会场。他是卷轴联盟的成员之一，该联盟由学者组成，宾拿比克的师傅与莫吉纳均是他们中的一员。亚拿嘉还带来了更恐怖的消息。他说，他们的敌人不止埃利加：国王已经得到风暴之王伊奈那岐的支援。伊奈那岐曾是希瑟王子，五个世纪前便已死去，但他的灵魂脱离肉体存活了下来，如今更统领了风暴之矛的北鬼——被驱逐的希瑟的血亲。

凡人对于希瑟的屠杀，加上灰剑悲伤可怕的魔力，导致伊奈那岐肉体死亡。但卷轴联盟相信，风暴之王灵魂不灭，正在展开一场惊天的复仇计划，要将整个大地踏在脚下，而这计划的第一步，便是将悲伤剑交给埃利加。世人唯一的希望来自一首预言诗，诗中似乎点明，只有“三神剑”才能打败伊奈那岐的强大魔力。

而三神剑之一、风暴之王的悲伤，已经落入敌人埃利加国王手中。另一把剑是瑞摩加神兵米奈亚，一度出现在海霍特，如今下落不明。第三把剑叫荆棘，是一把黑剑，曾属于圣王约翰麾下最伟大的骑士——凯马瑞爵士。根据种种迹象，亚拿嘉等人认定，荆棘在冰天雪地的北方。尽管希望渺茫，奈格利蒙还将面临围攻，但约书亚依然派出宾拿比克、西蒙，以及另外几名士兵，一同出发前去寻找荆棘剑。

危机迫在眉睫，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。米蕊莱公主虽然受到约书亚叔叔的保护，但却心情沮丧。她再次乔装逃出了奈格利蒙，陪伴她的是个神秘的修士柯扎哈。公主打算去南方的纳班，说服她的亲族支援约书亚。在约书亚的催促下，老公爵艾奎纳割掉了引人注目的胡须，隐瞒身份追出城堡，想把公主找回来。提阿摩，居住在沼泽地的乌澜学者，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。信是他昔日的导师莫吉纳寄来的，上面说危险的事正在发生，并暗示提阿摩将来必会起到某些作用。梅格雯，赫尼斯第国王的女儿，眼见至高王埃利加背信弃义，将她的家人与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潭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

尹良·杰戈，风暴之矛的猎人，带领手下伏击了西蒙与宾拿比克一行人。好在西蒙他们被突然出现的吉吕岐搭救，而吉吕岐正是西蒙从陷阱里解救出来的那名希瑟。了解了西蒙等人的目的，吉吕岐也决定加入他们，一同登上雾沙穆雪山——传说中，那里居住着一条巨龙——去寻找荆棘剑。

就在西蒙等人登上雪山之际，埃利加国王率领大军，围困了约书亚的城堡奈格利蒙。尽管第一波进攻被打退，但守卫者也伤亡惨重。

最终，埃利加的军队似乎退却了，放弃了围城。但还没等堡垒内的居民开始庆祝，一片非自然的风暴便出现在北方的地平线，并很快压向奈格利蒙。这风暴是给伊奈那岐的恐怖军团——北鬼与巨人——提供的掩护。风暴之王的忠仆红手推倒了奈格利蒙的城门，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。只有约书亚和少数几名部下逃出了城堡废墟。在躲进大森林之前，约书亚王子诅咒埃利加，诅咒他与风暴之王丧心病狂的交易。他还发誓，一定要夺回曾属于他们父王的王冠。

西蒙与伙伴们爬上雾沙穆雪山，历经许多危险，终于发现了乌顿之树——一道参天的冰封瀑布。在一个墓穴般的洞窟中，他们找到了荆棘剑。他们带着荆棘剑，正准备下山时，尹良·杰戈再度出现，带领一队士兵发起进攻。这场战斗惊醒了在冰雪下沉睡多年的白龙哀喀迦屈，双方大多命丧龙口。慌乱间，西蒙独自一人被逼至悬崖边缘，冰虫朝他猛扑过来。西蒙举起荆棘，挥舞宝剑，白龙滚烫的黑血喷溅到他身上，西蒙昏厥过去。

再度醒来时，西蒙已经到了矮怪山伊坎努克的山洞里。吉吕岐与黑斯坦——一名爱克兰士兵——正在照顾他恢复健康。荆棘剑也被带下了雾沙穆，但宾拿比克却被自己的族人囚禁，与瑞摩加人施拉迪格一起被判处死刑。西蒙之前被龙血灼出一道伤疤，一大绺头发变成了白色。吉吕岐称他为“雪卫”，并告诉他：“不知是好是坏，总之，你被标记了。”

《诀别石》前情提要



在坎努克矮怪的山顶城市，西蒙、希瑟吉吕岐、士兵黑斯坦受到了良好的招待，但施拉迪格——身为瑞摩加人，他可是坎努克人的世仇——和西蒙的矮怪朋友宾拿比克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宾拿比克的族人逮捕了二人，判处他俩死刑。坎努克人首领——牧者与女猎首——的手下指控宾拿比克，说他不但要为部落遇到的恶劣天气负责，还违背了与茜丝琪的婚约。而茜丝琪恰好是牧者与女猎首的女儿。西蒙恳求吉吕岐居中调停，但希瑟受制于家族事务，无法干涉矮怪的内部判决。就在行刑之前，吉吕岐离开这里，返回了自己的家乡。

尽管茜丝琪怨恨宾拿比克的“反复无常”，但也没法眼睁睁看着爱人被处决。她与西蒙、黑斯坦设法救出两名俘虏，随后前往宾拿比克的师父住过的洞穴寻找一只卷轴，因为上面的信息能帮他们找到“诀别石”——西蒙曾在异象中见过那里。但在这时，他们又被愤怒的坎努克首领当场擒获。好在宾拿比克的师父留下了遗嘱，不但洗清了宾拿比克的罪名，同时也说服了牧者和女猎首：尽管他们并不知情，但整个大地都已被危险笼罩。经过一番商议，两名囚犯得到赦免，西蒙等人也可以带着强大的荆棘剑离开伊坎努克，去寻找流亡的约书亚王子。茜丝琪带领其他矮怪，将他们送到山脚。

与此同时，约书亚与一小撮追随者逃离了奈格利蒙城堡废墟，艰难辗转于阿德席特大森林，背后还有风暴之王的北鬼追赶。他们不但要躲避追兵的长矛与利箭，还要防备敌人的黑魔法。好在最终，他们遇到了森林女巫葛萝伊，还有一个哑女莱乐思——西蒙曾在风暴之矛派来的猎犬口中救下了她。这对奇异的组合引领约书亚等人穿过大森

林，来到一处神奇的所在。这里原本属于希瑟，北鬼却不能踏足，以免打破两族之间古老的盟约。但葛萝伊告诉约书亚，他们真正的目的地不是这里，而是一块更神圣的希瑟故居，那便是“诀别石”。也正是她，在异象中指引西蒙前往那里，与众人会合。

米蕊茉，至高王埃利加的女儿，约书亚王子的侄女，此时正一路南下，打算在纳班宫廷找到自己的亲族支援约书亚。陪伴她的只有堕落的修士柯扎哈。二人被珀都因的宿尔巍伯爵抓到。狡猾且唯利是图的伯爵告诉米蕊茉，他将送她去见某个人，因为他欠了那人一笔债。令米蕊茉高兴的是，那个神秘人竟是她的朋友笛尼梵神父。笛尼梵既是教廷领袖拉纳辛教宗的簿记，也是卷轴联盟的秘密成员。他希望米蕊茉来见教宗，说服教宗公开谴责国王埃利加及其参事、叛教徒派拉兹。如今教廷也陷入了危机：首先，埃利加命令他们不得干涉自己；其次，一群极端狂热的火舞者也频频闹事，他们声称在梦中得到了风暴之王的启示。听取了米蕊茉的陈情后，拉纳辛教宗深感震惊。

下山途中，西蒙与伙伴们遭到雪山巨人的袭击，士兵黑斯坦与许多矮怪壮烈牺牲。晚些时候，西蒙正在慨叹生与死的不公，却在无意中打开了吉吕岐送他的希瑟窥镜，开启了传送咒语，走进了梦境之路。他先后遇见了希瑟女族长阿茉那苏，以及恐怖的北鬼女王乌茶库。阿茉那苏打算揭穿乌茶库与风暴之王的阴谋，她走上梦境之路，就是为了寻找提示与盟友的帮助。

约书亚与其他幸存的同伴终于走出森林，来到上色雷辛草原，但马上被费克迈单于领导的游牧民族抓获。费克迈的女儿渥莎娃便是约书亚的爱人，而他对王子“拐走”渥莎娃相当不满。费克迈痛打了约书亚，还安排了一场决斗，打算趁机害死王子。只是他的计划没来得及，王子活了下来。按照赌约，费克迈被迫送出许多马匹作为补偿。再次见到自己的族人，令渥莎娃羞愤难当。为了洗净她的耻辱，约书亚在费克迈和骏马部族面前迎娶了渥莎娃。随后费克迈得意洋洋

地宣布，埃利加国王的军队正穿过草地，前来追捕他们。王子率领追随者骑上马匹，逃往东边的诀别石。

在遥远的赫尼斯第，梅格雯公主成了王家唯一的幸存者。在与埃利加爪牙司卡利的战斗中，她的父王与弟弟双双毙命，她与族人被迫逃进格兰玻山的洞穴存身。梅格雯也被怪梦纠缠，不知不觉走进了格兰玻山下的矿坑与地洞。艾欧莱尔伯爵，她父亲最忠实的封臣，来到地下寻找梅格雯，就这样，两人一同闯进了宏伟的地下城市万朱涂。梅格雯坚信希瑟还生活在这里，认为他们一定能像过去一样拯救赫尼斯第。但在破败的城市中，他们只发现了戴沃人，一群怪异而羞怯的地下居民，不愿与不朽的希瑟扯上任何关系。戴沃人擅长雕刻岩石和锻造金属，他们声称，约书亚等人寻找的神剑米奈亚，实际上正是著名的宝剑光锥，而它就埋葬在约书亚与埃利加的父亲圣王约翰的坟墓中。但对梅格雯而言，这个秘密毫无价值，她的怪梦没能带给族人任何实质性的帮助，这一点令她濒临崩溃。另一方面，她觉得自己对艾欧莱尔产生了愚蠢的爱意，于是打发伯爵去找约书亚一行，送去有关米奈亚的消息，以及戴沃人的地图——其中描绘了埃利加的城堡海霍特的地下通道。对于梅格雯的决定，艾欧莱尔既困惑又愤怒，但他还是照办了。

西蒙、宾拿比克和施拉迪格在山脚下告别了茜丝琪等一众矮怪，继续穿越酷寒而广漠的白色荒原。在阿德席特森林北部，他们发现了一座修道院，里面住着许多孩子，照顾他们的女人名叫司蔻娣。三人在修道院过夜，很高兴能暂时摆脱寒冷，但司蔻娣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：借着黑暗的夜色，她用巫术捉住了三人，还用秘法联络上风暴之王，献媚说自己找到了神剑荆棘。因为司蔻娣的咒语，一名不死的红手在火中现身，但有个孩子干扰了仪式，反而召来了一大群丑恶的掘地怪，司蔻娣和孩子们惨遭屠杀。多亏宾拿比克凶猛的母狼坎忒喀大显神威，西蒙等人才趁机逃脱。逃跑过程中，西蒙被红手侵入

内心，几乎发疯，最终与同伴失散，独自冲进森林，摔进一道峡谷，失去了意识。宾拿比克和施拉迪格寻他不见，只好满怀悔恨，带着神剑荆棘，继续上路，赶往诀别石。

除了米蕊茉和柯扎哈，又有几人来到教宗在纳班的圣所。其中一人是约书亚的盟友艾奎纳公爵，他正在寻找米蕊茉。另一人则是派拉兹，他为拉纳辛教宗带来了国王的最后通牒。在宴席上，教宗愤怒地谴责了派拉兹和埃利加。国王参事拂袖而去，威胁一定会回来报复。

当晚，派拉兹利用风暴之王的忠仆赐予他的法术，变幻身形，化作一团阴影，潜入圣所，杀死了笛尼梵，还残忍地谋害了教宗。随后，他在走廊间燃起大火，嫁祸给火舞者。柯扎哈十分害怕派拉兹，整个晚上都在苦劝米蕊茉同他一起逃离圣所。最后，他只能打昏公主，强行带她离开。笛尼梵临死之前遇到了艾奎纳，他将卷轴联盟的信物交给公爵，指示艾奎纳去纳班南方沼泽边缘的小城关途圃，那里有家小旅馆叫派丽帕之碗，去找乌澜人提阿摩。

早些时候，提阿摩收到笛尼梵的来信，已经出发前往关途圃，中途却被一条鳄鱼袭击，险些丧命。他受了重伤，发起高烧，好不容易才赶到派丽帕之碗，却发现这里的女店主已经换人了。新店主对他还十分冷淡。

米蕊茉苏醒过来，发现柯扎哈将自己偷偷带上了一艘船。修士此时烂醉如泥，大船也已起航。二人很快便被甘·依苔发现——她是个呢斯淇，任务是保护船只远离恐怖的水怪洪尔巴。尽管甘·依苔并不讨厌两名偷渡者，但职责所在，她只能将二人交给船主阿庇提斯·普文斯，一位年轻的纳班贵族。

远在北方，西蒙在梦中又听到了希瑟女人阿茉那苏的声音，这次他得知，风暴之王伊奈那岐竟是她的儿子。醒来之后，他在白雪茫茫、人迹罕至的阿德席特大森林迷失了方向。他试图利用吉吕岐的窥镜呼救，但无人回应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独自上路，希望自己没走错

方向。但他深知，莽莽林海被冰雪覆盖，走出去的希望已十分渺茫。他身体虚弱，只能靠虫子和青草充饥，看来距彻底发疯或冻饿而死只是时间问题。就在这时，吉吕岐的妹妹亚纪都出现并救了他，而她正是被窥镜召唤而来。她施展一种行路魔法，将冬天变成了夏日，法术过后，她和西蒙进入了希瑟秘境角天华。这里美如梦幻，时间仿佛静止。吉吕岐也出来迎接西蒙，令他喜出望外。稍后他又见到了理津摩押和速马奈力，也就是吉吕岐和亚纪都的父母。喜悦立刻化成忧伤，因为两位希瑟首领说，此前尚未有过凡人踏足角天华的先例，西蒙既然来了，便永远不准离开。

约书亚与同僚们逃进北方草原。追兵将至，他们正准备拼死一搏，却发现来者并非埃利加的军队，而是一群色雷辛人。后者已对费克迈深深失望，转而来投奔约书亚王子。众人在葛萝伊的带领下，终于抵达了瑟苏琢，亦即“诀别石”。这是一座巨大的石山，位于一道宽阔的河谷中央。瑟苏琢是希瑟与北鬼的立约之地，就在这里，两派不朽者分道扬镳。饱受苦难的约书亚一行人总算长出了一口气，他们终于有了个暂时安全的避难所。接下来，他们希望能解开三神剑的秘密，按照尼西斯的预言诗，彻底打败埃利加和风暴之王。

再说海霍特，埃利加的疯狂似乎与日俱增，就连哥斯伍侯爵——国王的挚友——也开始怀疑国王是否还适合统治。这时，埃利加强迫他摸了灰剑悲伤，哥斯伍立刻被灰剑蕴含的强大魔力吞噬，心态再也不复从前。怒龙瑞秋，同样居住在海霍特的城堡女仆总管，也被周围发生的怪事吓坏了。她以为西蒙已经死了，后来发现红牧师派拉兹必须为此事负责，于是决定做些什么。等到派拉兹从纳班归来，瑞秋用刀子捅了他。但红牧师太过强大，只受了点轻伤。他正要用毁灭魔法击杀瑞秋，哥斯伍却挡在中间，被法术弄瞎了双眼。瑞秋趁乱溜走。

米蕊莱与柯扎哈欺骗船主阿庇提斯，说她只是个小贵族的女儿。阿庇提斯热情地招待他们，并向米蕊莱大献殷勤。柯扎哈却变得闷闷